正誼堂文集

正誼堂文集卷五

鄞董沛孟如

書

與趙撝叔論臧輯韓詩遺說書

沛白撝叔足下，聞刻武進臧氏韓詩遺說，甚善甚善，然其書收采謹嚴，而疵累閒出，敢以所知質之左右。芣苢詩，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原注御覽七百四十二內傳，案御覽此卷實誤作外傳，臧氏不加辨正，徑改內傳，非是。且是韓詩序，并非傳也。南山詩，橫由其畝，韓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原注釋文，是矣，而又注一切經音義

凡三見則誤也案音義卷三卷六並引韓詩云南北曰
從東西曰衡其卷廿四引韓詩則云南北曰從東西曰
廣皆與釋文不同臧氏何以牽合之耶東山詩熠燿宵
行韓云鬼火原注陳思王論章句又注正義案此即毛
詩正義引子建螢火論所稱薛君章句也假如臧注不
將疑陳思王論爲一書正義又爲一書乎四牡詩周道
威夷原注文選注凡五見且云諸卷皆不誤惟卷十八
引作倭夷是順毛文妄改耳案選注作威夷者尚有孫
綽天台山賦注而臧氏遺之不作威夷者尚有顏延年
北使洛詩注誤作倭遲而臧氏亦遺之沔水詩讒言其

興韓云讒言緣閒而起原注文選注而不列卷數案此詩考所引詩考本無卷數實出卷五十宦者傳論注中汲古閣本文選韓作地金陵新刻本不誤故馬竹吾輯韓詩遂未之及不謂臧氏亦略之也閟宮詩新廟奕奕韓與毛同文選兩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所引章句可證臧氏疑此三條是後人依毛改韓而據甘泉宮賦注所引繹繹盛貌謂韓詩本作寢廟繹繹强合於周官注引六帖之文案薛君言奕奕者均著新廟言繹繹者並無新廟則所謂繹繹盛貌當是駉篇以車繹繹之注詩考屬載芟篇固非臧氏屬閟宮篇亦誤也

至周官注白六帖所云寢廟繹繹或在齊魯二家不必其定出韓詩矣文選注引章句靡好也詩考屬之無封靡於爾邦亦自可通臧氏以毛鄭義別黜置於附錄夫毛韓不同師安能同義此而不收殆亦高叟之固與燕燕一詩詩考引李迂仲說衞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臧氏引盧召弓說斥爲可删案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年十二通詩時毛詩未立學官必三家詩也和帝崩後宮並歸園后賜馮貴人策云今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則與歸娣之說正合李解或可附存第不能確指韓詩耳足下表章經説不厭參稽一

得之懇幸有以教之沛再拜

後揭叔刻臧書東山詩一條改正其注沔水詩一條補列卷數茱萸南山四牡諸條並於序中詳之故今刻本大段不謬自記

與蕭孝廉書

唯鄉同年足下前作匯川講堂記以陋略譏臨江地志蓋爲府志言也清江縣志斐然可觀例言數翻援據詳確實出通人之手若非省局科條（初修紳士所定者）有所貽誤（如藝文則部之類）亦西道不易得之書矣況縣志名宦例不立太守僕豈以是譏清江哉惟郡志之弊有不能諱言者

千載是非公論具在願以所知爲吾子告焉郡邑之志
春秋列國之寶書也一王之制理所敬遵恭讀
高宗聖訓以尹嘉銓一獄不許妄立名臣之目載在定
例天下通行而此志阿附省局人物首及名臣徒知徇
鄉先輩之言而不知
先朝之禁令可議者一也宋史特立道學傳所以表章
程朱迨配孔孟尊之至也我
朝纂修明史即無此目惟以儒林該之今郡志理學一
門如張元德者宋史道學傳中人也如梁孟敬者明史
儒林傳中人也道學即理學倘無區別若以

御定之史爲不足憑而私改儒林別標理學殊失臣子敬謹之義可議者二也上而江西志下而清江志一人一傳均注所出矣此志列傳注者什一不注者什九以爲宜注皆注焉可也以爲不宜注皆不注焉可也而乃分途歧出體例混淆可議者三也曾櫻楊廷麟注見明史明史固有傳也至如曾晉練子甯諸公史有專傳彭烈郭裕諸公史有附傳何以不一採乎豈煌煌正史表表諸賢亦有可信不可信乎沿鈔舊文憚於改作可議者四也封爵武事逐條有注其自元明以前皆稗販於謝志非眞見本書也謝志修於雍正明史尙未成編故

不能不旁引明書今何時乎正史頒行已歷百餘年私家之明書早奉

嚴諭禁燬而此志干犯大戾猶引其文可議者五也地志首重莫如沿革元和郡縣志新淦縣陳代屬巴山郡太平寰宇記新喻縣唐初置西吳州而此志皆不書郎如新淦爲豫章南部都尉治所志省南部二字幾不知漢郡之有分部矣可議者六也宋制軍曰知軍州曰知州州帶軍事則稱知某州軍州事其曰知軍不能兼帶州銜也臨江在宋爲軍一代官名皆曰知臨江軍事而已此志秩官標目宋有知軍州事有通判軍州事此州

何來前代帝王所未嘗置者而後人乃添置之可議者七也

國家文武並重乾隆中恭進

皇清通志欽奉

高宗諭旨以詳文略武爲大戒省志新例不立武科已屬非法此志選舉於武科注一附字亦莫測義之所在豈選舉概歸禮部而兵部特附見乎府中僚宷載及微員專城將弁悉從棄置以視淸江縣志文武列表迥乎不同同時之書判若兩手可議者八也記載靡聚耳目有限談何容易無愧博聞然如本省志乘亦當彼此通

融交相補救僕行篋所存江西府縣志僅十餘部耳約略觀之如宋通判之孟程豐城人洪倚樂平人縣令之陳顯良安仁人張眞秀德興人司戶之康民獻龍泉人教授之袁應剛分宜人元教授之齊虹餘干人李子眞瑞州人
本朝教授之毛明遴德化人訓導之吳應垣弋陽人傅彥銓豐城人黎文蒸雩都人劉文靖長甯人胡思藻餘干人胡奇堯德興人周鴻貴溪人皆郡志秩官所佚脫者假令稍事稽求奚止此數成書迫促未暇兼詳可議者九也繼代之人修前代之史凡傳末所稱事具國史者皆其本朝也五代史中恆有之今此郡李咨之傳亦復云云是必鈔宋人

之書而不去葛龔耳否則龔修諸君豈宋賢乎隨手撏撦絕非史例可議者十也名宦之李耆應入南唐建隆初江南猶未滅也而隸諸宋矣人物之曾文昭應入北宋雖出身在南唐而終仕趙氏女之適人以後嫁爲主也而屬諸南唐矣文苑一門竟將宋代人物盡附南唐編次疏忽一至於此可議者十一也前朝古蹟徒以供流連憑弔之用原非甚要惟是弇陋相沿任意屏削不能探源古籍以補散亡亦後志之恥也臨江一軍建自宋代其爲堂有若富壽風水其爲軒有若怡顏淸心其爲閣有若冰臺其爲亭有若霽月皆南宋輿志所收者

而今則仍明之陋全佚其名可議者十二也夫著述者天下之公言也非可私諸一鄉也班范之漢書良史所作矣而劉氏刋之歐宋之新唐書當代大臣所修矣而吳氏糾之當仁不讓古有明徵僕在省三年校修通志襃貶取舍一出至公上不敢祖護昔賢下不肯依違大吏如省中初次頒發新章亦與同事諸君虛衷考核條駮無遺斷不存周旋世故之私有乖直道況此郡志安能曲徇時俗虛相崇飾耶此間外聞頗有私議𡚁舉大略以示識者簿書稍暇猶當徧考圖籍別爲補正一書俾臨江文獻賴以有徵亦此邦人士之幸也匆促不備

惟冀亮詧。沛再拜。

答劉博士論周禮書

沛頓首敬庵先生前輩足下。去秋大世臺自姚江來。知先生篤志周禮。五易稿而未成。拜在下風。但有景仰。辱手教敦諭過甚。若謗之使盡言者。非大公無我之深心何以及此。按漢志儀禮名禮古經。而周禮則名周官。儀禮但言禮者。以禮爲周公所作。不言周而自見也。周官言周者。別夏殷而言之也。班氏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後漢董鈞傳曰。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鄭漁仲曰。漢曰周官。江

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作周官者是王厚齋曰周禮之名仿於釋文序錄似乎兩漢之世未嘗有周禮之名後來展轉附會乃失眞耳然康成之序不云乎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敬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荀悅亦曰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王莽時奏置博士則自東西京以來或謂周官或謂周禮皆無畫一之稱故康成之注雖曰周官而其答臨孝存難也則曰周禮見本傳隋志三禮目錄亦康成所撰其書久亡而見於釋文
御覽孔賈義疏者皆班班可考證也漁仲厚齋之言疏

矣考工記一篇隋志以爲河閒獻王所補馬融傳以爲劉歆所足已無定論禮記疏乃云孝文時不見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其說更謬按齊書襄陽盜發楚王塚獲竹簡書王僧虔曰是蝌蚪考工記則亦先秦之文而非博士之作也自有此經世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其信者則曰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行此也則曰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也程朱諸大儒皆爲此言其疑者則曰官太亢也歛太苛也則曰射神殺蟲語不經也歐陽氏吳氏萬氏諸家而又有好爲奇論者則曰各官未嘗闕也胡五峯程泰之俞壽翁之言則曰周公未成之書也蔡九峯之言則曰考工記不

必補也。葉文康之言則曰周非國名，乃循環之解也。鄭前輩王許事石雁之說一闋之市，必立之平賈，金美玉不得割裂於賈人之手，先生當有以處此矣。下走失學多年，於諸經百未有見，幸得觀大著之成，附名簡末，有餘榮焉。臨楮悚惶，伏惟台候萬福，不宣。

答朱少文論禘祫書

少文足下：兩接惠書，皆以經說下問，足見好古之心。僕自入秋以來，感冒寒疾，久不親楮墨矣。病榻中倉卒奉答，語多失倫，足下更有以教我也。禘祫之說，乃後來聚訟一大案。顧禘與祫之不同，禘與禘之不同，祫與祫之

不同諸家未有能暢其說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太祖配之祫則合羣廟毀廟之主并及功臣此禘與祫之不同也三年喪畢之祭無有常期謂之吉禘春禘秋嘗謂之時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禘此禘與禘之不同也祫嘗祫烝謂之時祫三年一祫謂之大祫此祫與祫之不同也或者曰羣祖皆曰祖大傳小記所謂其祖配之者非僅太祖也不知禘其祖所自出祖指太祖則其祖配之亦爲太祖可知矣古人著經兩句之中豈有互義乎或者曰長發大禘其詩歷敘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并及於阿衡禘祫固一事也不知詩序乃衛宏所作誤以

大祫爲大禘耳或者曰春秋文二年書大事公羊以爲大祫杜氏以爲禘禘卽大禘也不知此爲吉禘非大禘也新主入廟遠主當祧必合祭以審諦昭穆有似乎祫公羊遂謂之祫也若大傳之不王不禘宋神宗所謂審諦其祖所自出豈可與吉禘混遂并謂大祫卽大禘哉（按吉禘雖祫祭而不及毀廟之主不配享功臣與大祫不同公羊傳亦誤）或者曰禘僅以太祖配寂寥短簡不可謂大祭也不知禮以儀制言非以位次繁簡言也配上帝亦止一人而謂郊非大祭可乎或者曰自出之帝乃感生帝靈威仰赤熛怒之類是也不知五帝爲天神壇而不屋祀於宗廟非禮文矣宜其

爲王子雍所駁也或者曰稷契無父而生不可以立尸又不可以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位以爲自出之帝耳不知配之爲言對也大禘時自出之帝東向太祖西向與之相對謂不立主當曰以其祖憑之亦何取於配也或者曰譙周古史考稷父微不著何謂其禘嚳也不知自出之帝非必太祖之父虞夏祖顓頊亦未嘗禘昌意也或者曰大禘卽舉於時禘之月大祫卽舉於時祫之月不知追孝爲禘朝享爲祫周官皆曰閒祀以其閒於時祭也如曰同月則行大禘缺一時禘矣行大祫缺一時祫矣豈禮也哉或者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見於緯

晝未可信也不知公羊五年再殷祭實與緯書相表裏、劉向張純何休馬融王肅徐邈之說豈不可信乎凡此諸疑、煥然冰釋、禘與祫之不同禘與禘之不同祫與祫之不同、俱有以得其解矣趙伯循之禘說不可爲無稽朱子之集註、亦不可謂苟從也

正誼堂文集卷五

正誼堂文集卷六

鄞董沛孟如

書

奉撫部李公書

下吏沛頓首奉書撫部李公閣下沛以非材屢承寵眷客秋奉板權攝清江麤知愛民之心尚昧作吏之要辦理樟鎮鬧爭一事委未妥協清夜自思實難辭咎悚惶惕息百念交縈用敢縷述愚衷敬陳左右清江民俗素號醇良及沛任內乃有民變之事雖非縣官所致使而戾氣感召無德撫綏遂令局員說成刁惡景象壞此民

風責在令尹此不能辭咎者一也縣試首場在四月十九日經古專場在二十一日旬月以前早經出示查閱冊簿首場五百十三人經古場四百七十人此間士子以沛稍有文譽樂於就試沛亦以教養人材本地方官之責毋厭其詳然往歲經古皆於覆試兼之而沛特設專場究屬多事以致赴鎮遲疑解散不及此不能辭咎者二也府州縣之言知王陽明所謂境內之事皆所宜知也收養濟饑不歸縣官越俎而謀原非分內然縣境既有此舉亦當早爲咨詢沛數次到鎮以分局委守曉譬公事並未問及兼舉致彼巡丁訛索多端沛亦毫無

覺察愧此知縣二字深負委任此不能辭咎者三也且非特夆丁應早察也卽收釐章程亦在所宜知沛於二十二日抵鎭委守已據郭鎭之言將原票轉運臨屬及乾江紅火炭免稅二條繕定示諭因商民堅求四款故未張帖沛若知原票轉運係屬通省定章斷不能俯如所請亦必曉以此件銷票應請上臺示行而乃隨同委守冒昧答允此不能辭咎者四也乾江紅火炭是否應完釐稅沛亦不知據商民之言則謂駱守辦局不取此稅夫不應稅而稅者革之而已應稅而不稅者方可曰免此條既不應稅自當明告商民革除私款而亦混入

示中均稱免稅公私顯判漫無區分此不能辭咎者五也一局三條舊案無稽據分局之言則謂兩驗一收歷年如此沛春月赴鎮商民面稱屢灣屢驗未免小費且風浪不便殊礙行程欲請縣官轉稟而沛以事關釐務非有司所得干命其自稟分局維時委守稽留省會不及告知致此一輿之中又添節目此不能辭咎者六也地方有變理合稟聞然使據實上陳必招委守之怨沛愚昧見解以爲事果不了亦不能照顧分局理應直言幸而事已撫定亦當爲分局稍留體面姑且從緩以存寅好協恭之誼如果上司詰責方行指實聲明於彼即

可告無罪心雖近厚而回護太深纔入仕途便染習氣此不能辭咎者七也巡丁郭升係鬬毆起釁之犯律不能寬據稱緝打車夫出於局友沛以爲一命一抵卽令傷人果死亦應郭升擬償局友雖委守媚親諒可從減故遷延一月未及拘提致令加功之人尚且逍遙法外此不能辭咎者八也保甲紳士楊效符步瀛承管有年皆市賈耳當時保護分局斥辱商民以致激變生事伊二人者雖出前縣諭辦而沛客冬抵鎭亦曾延見及之昧不能察依舊承充不及半年釀此巨案此不能辭咎者九也車夫在夆分局許給多金且以太守之眷親陪

傷人之婦與之同食遂致莠民肆膽奸黨生心沛在考棚竝未知曉假其早有探報亦必馳函勸阻勿令愈縱愈驕則收拾尚易爲力而簽差不慎訪事未眞三十里之遙竟如聾瞶此不能辭咎者十也上臺之所訪聞牙釐總局之言耳總局之所訪聞分局解釐金者之言耳先入爲主豈盡有徵沛與周守崔丞繕發通稟其中委曲牽就尚多削足就履之辭礙於同官未能爲彼鎮士民力持公道此不能辭咎者十一也鄒孝廉送子赴試沛知其鄉居近與車夫同里故於二十日敦往排解其時樟鎮之事早經變動伊與羅楊諸文學雨中奔走盡

三日兩夜之勞方能就緒灼然功首衆目難欺不知與美守有何嫌怨謂是地僻一流苟或如此則沛之延往了事者反使之多事矣具有雙眸直同無覩此不能辭咎者十二也而更有咎之深咎之大者則負卻初心不敢昌言釐局之弊也咸豐初軍饟孔亟雷侍郎在揚州奏收釐稅創其議者浙之錢東平也東平好談經濟本林文忠公上客與沛係忘年之交當時身在雷幕首行釐稅於瓜州仙女廟諸鄉鎮心甚怏慰馳函相告而沛答以功在一時禍在百世舉作俑之說惕之且云明代稅監復見今日東平頗亦悔悟而雷奏已上遂見施行

夫以釐卡擬稅監似乎過當而不知稅監之惡烈於釐卡釐卡之多密於稅監將來流弊必有不可料者明之設稅監也豈不爲九邊之歲餉朝鮮甯夏播州之軍餉乎所在繹騷民變累出一經中涓之奏聞則守令必治罪撫按必受譴其奏中之言亦是借京餉大題鈐制外官耳今釐局之激變非一處矣衿商必有懲辦者府縣必有斥責者蓋稅監之力能達於朝廷故受譴在大官治罪在小吏釐卡之力僅達於司院故受譴在守令治罪在士民易地則然何所區別天下多事之際萬不能裁革釐金然使於奉行之中稍寬一二分亦足以培養

國賑沛前稟所言爲民請命者乃請裁併支夆少省苛擾非請裁撤正夆也釐金係通行事例豈地方官之所能裁沛雖至愚斷不爲此不情之請亦斷不爲此無益之請原稟具在可覆按也沛初任淸江所知者僅此樟樹一局而害已至此本水夆也而收及陸地本商稅也而收及車傭收之不已至於毆人毆之不已至於倒縣孟子所謂解倒懸者僅託空言今日所謂解倒懸者竟出實事氓之蚩蚩果何罪乎不平則鳴亦在理中目擊者有公憤之言耳聞者有隨聲之和沛非謂樟鎭士民皆嚚類也然而其情尚可原也本末曲折應早陳言庶

上游曉然於事之根原可以定酌中之識而乃遲回觀望坐失機宜當無位之日能言其害於三十年以前及有位之時不能陳其弊於三十年以後回首自慙置身無地此尤沛之所萬不能辭咎者也凡此諸咎沛皆稔知之公事公言何用私瀆惟是在省四載深荷明公逾格之知實非尋常所可及名雖臺屬誼則師生蘇子瞻云與其强顏忍恥乞憐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此則區區引咎之心所不敢自嘿者隱而不宣獲罪愈大披肝剖露惟冀明公俯賜鑒宥不勝戰慄恐懼之至沛頓首頓首

與崔第春同年書

第春同年足下連日得省友書皆云足下直道在躬凡敝縣一切事宜力為剖白足令士民蒙福咸慶生全非下走一人之私感也惠函復荷獎借僕何敢當惟承辦此事實形勞頓足下洞鑒之省議紛紛所以為縣官咎者曰遲延曰專擅曰迂執曰欺隱曰寬縱願述其愚悃重為足下告焉四月十六日樟鎮鬧事之始也其自十八日以前請出示耳請發役耳未嘗請彈壓也十九日縣試首場雖請往而不能往矣二十一日經古專場雖欲往而不得往矣其可去者惟二十日然介於兩考之

中能決去乎即去矣能必以一日之力撫定之乎清江首場僅五百十三人經古專場亦四百七十人僕稍負文譽士子頗樂於就試必不能舍之而去也少時親見奉化鬧糧縣官自往解散致誤考期士子闖入內廨因而罷考此間情狀大略不殊萬一權鎮未歸復成此變誰肯以公出免議爲僕寬乎事機之來間不容髮芸人舍己愚者不甘則以遲延咎縣官者僕不敢受也二十二日黎明出城日中抵鎮商民所請四款業守已允其二糈定示言判以藍筆足下之所見也此外划運糧食酌免抽釐本係分局舊章不過將十擔以下改爲數目

較算四字耳。至於一局三箄，便於箄員之稽查，而不便於商民之守候，便於巡丁之留難，而不便於舟子之灣停，故意稽延，勒索私費，其常事也。商民以爲應裁，僕不敢主也。釐局以爲不應裁，僕亦不敢主也。逹民之隱，乞上之恩，地方官愛民之本分也。允不允，仍聽上裁，如斯而已。則以專擅咎縣官者，僕不敢受也。爲民請命，所請裁撤者，支箄也，非正箄也。咸豐初，軍需孔亟，從雷侍郎之奏，創設釐金，至今已二十餘年。

諭旨煌煌，頒行天下，雖大吏亦不能裁，何況小吏。僕雖至愚至腐，斷不爲此無益之請。院批謂僕罔顧大局，乞

免釐金此非僕之本意也樟鎮經河別無支港船行南北一望了然支夆雖裁本無礙於正稅僕之境內全在目中代爲乞陳亦古人寬一分之說耳原稟具在足下亦列名焉於正夆果何與乎則以迂執咎縣官者僕不敢受也支夆在大德門一房一廚巡丁之住屋也門壁堅完並無毀壞惟分閒半截之板略損三片此由車夫擡入擠擁所致其非搗毀亦甚明白分局張皇其詞遂以毀夆聳聽省中煩言遝與河口舊事一律並論夫河口之毀夆公私囊橐焚燒至數萬金今豈有是事乎商民之請裁也寔守堅不稱夆以爲違例僕故改爲友丁

住劄處所乃區區小毀復以為夆出乎反乎不幾矛盾之誚乎更夫所住之邏舍非可謂衙署鋪兵所住之堆子非可謂營盤此一定之理也然則巡丁所住之支屋安可以為卽營夆耶而況其實未毀耶則以欺隱咎縣官者僕不敢受也刁民聚眾挾制官長按例實應死法然查核原例卽附於激變良民律文之下此
聖人定例之精意也未變則為良民已變則為刁民孰激之而使化良為刁乎變者死激者亦死對待之訟非可專責之民也假其從實則兩造皆實僕不敢辭褫職之愆假其從寬則兩造皆寬僕自應盡當官之職張熊

二生不守臥碑僕豈謂其無罪哉特如姜守之言則首禍也則斂錢倡衆也皆莫須有之事也去其頂可矣柰之何欲去其頭耶失出失入律有明條枉法殺人斷非良吏至若鄒孝廉彭文學等則皆爲僕奔走而亦欲一網打之也豈必興同文之獄而後快夯局之心耶則以寬縱咎縣官者僕不敢受也若夫此事本末僕之聊可自解者亦有說矣其一則規復之速也嚴檄屢至足下奉命而來非爲釐章乎原票轉運之說姜守允之僕亦從而允之支夆裁減之請僕許之姜守亦從而許之商民私於縣官以爲權宜之示上臺必不聽也不責姜守

而專責縣官商民之所不安也故一聞紳士之傳諭而遂幡然改也足下身預其事亦知改復之速爲諸公耶抑爲僕也此僕之所自慰也其一則醫治之驗也獄情大小視乎車夫之死生其不死者幸耳年垂六旬鬢髮蒼白赤身倒懸於大雨之中衆手解下驟然昏暈分局恐其死也遽以麗蔓灌之寒邪受束錮蔽不通外傷雖輕內感實重臨江醫士皆云不可活矣僕親爲診治稍稍轉機五日而小溲行十九日而大溲下若非岐黃家言略有把握安能肉白骨乎一病而死非毆斃亦毆斃矣則眞無可收拾之巨案矣此僕之所自幸也然則僕

豈無罪乎僕之罪在袒庇分局不能直揭其非耳而不謂分局之憾僕者且嘖有煩言也而不謂同官之忌僕者且肆以浮言也僕安能置之而不辯哉夫僕之所以言者爲地方也非爲一己也一己之去留言亦可不言亦可地方之利病言則可不言則不可吾言之而聽焉地方之福也大吏之恩也吾言之而不聽焉地方之憂也僕之未信也河口之獄流一人杖六人似乎不甚嚴然而商賈之株連胥役之苛擾其因以關閉者凡數十家也此非前事之殷鑒乎而謂僕能已於言乎且言之與事相表裏也其事是其言亦是其事非其言亦非分

局委員召變者也地方有司定變者也孰是孰非何待深論今省中訪聞之言皆出於總局總局訪聞之言皆出於分局眞耶妄耶先入爲主成見在胸僕雖百口自明徒以一面之詞置之豈可謂執中之讞耶浙之楊乃武巡撫已奏定矣一白其冤而楊遂不死滇之謝燦章禮部已奏斥矣一陳其枉而謝遂不革此西江大府之往事僕方企之慕之景仰之效法之而能已於言乎然則已定之案尚可平反之而况未定之獄辭乎然則天下之公論尚宜力持之而况境內之子民乎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僕讀書數十年安肯居君子之後而甘自蹈

於伈伈睍睍之陋態哉足下勁挺有聲與我同志故不惜披肝瀝膽直達愚衷亦所謂士伸於知己也僕一介寒士垂老作宦進不求名退不避謗惟持此耿耿之心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百姓中可以對知己耳利害非所計毀譽更非所計也不盡之意伏惟足下終始成全之僕幸甚地方幸甚沛再拜

奉邊方伯書

伏承鈞批以下邑報災一牘論事既有偏執之咎論文亦有輕倨之嫌誨諭諄諄逮及疏賤循讀再四且感且慚明公之於下吏亦已至矣多言則辱何取於喋喋爲

耶雖然當官論事務竭其情下吏之所以事上也爲民請命務達其隱下吏之所以愛民也古人在君父之前猶不憚折檻批鱗務存直道矧以臺屬之際一言駁詰遽爾俯首無辭以爲不敢歟不敢則諂諂則小人也以爲不屑歟不屑則慢慢則妄人也皆非下吏之所敢居也故直述愚悃爲明公言之鈞批云蘇松糧額甲於東南林文忠之辦緩乃不得已補救之策未可推之他省建昌援此爲詞殊未允當用寬用猛因地制宜效法前賢不當徒泥其迹也此明公之教以偏執咨下吏者而不知非其心也夫蘇松之辦緩患在積欠人爲之耳然

而其田尚存也建昌之辦緩患在洪流地爲之耳然而其田已亡也援蘇松以例建昌尚不如建昌之甚用寬用猛即此可知下吏以爲蘇松辦緩始於癸巳至今五十一年建昌辦緩始於辛卯至今五十三年其時相同故援以爲說耳豈必謂天下之賦稅皆應緩征耶鈞批云縣吏無狀數語似謙實倨施之朋輩書函尚嫌輕率何況稟牘公牒文字自有體例一義未當一字未安皆立言之累不可不知此明公之教以輕倨咎下吏者而不知非其罪也綜觀史冊凡引咎自責之辭有所謂臣愚不肖臣罪難辭者有所謂奉使無狀溺職無狀者雖

奏疏之中不可枚舉卽以江西言之王文成水災自劾歴言臣罪且以蘇松言之林文忠辦緩原疏亦云不能修明政事撫衷循省汗背靦顏然則堂陛之尊無所避忌而謂施之稟牘反以輕率爲嫌豈牧令之事上臺禮過於人主耶下吏一介腐儒知有民生而闇於邦計知有古誼而昧於時趨偏執之愆在所不免明公赫然震怒以公事相絀黜之褫之敢不惟命放之戮之亦敢不惟命何則尊卑體統

國制森嚴大吏自有彈劾之權固非微官末秩所能轉側也至於立言一道屬在辭章體例之攸分臧累之所

在下吏潛心古訓數十年矣世有韓歐其人自當在弟子之列近今名家如張臯聞惲子居姚姬傳輩倘不足爲下吏師也茲屆耆艾之齡獲奉教於明公之側亦下吏一生之私幸已建昌瘠地水旱交侵困苦顛連前言已盡鈞批所云聞之審確自在洞鑒之中但求明公俯諒微忱於下邑報災之事寬卹一二分已足爲闔境小民拜手而謝明公之賜區區一身榮辱禍福關乎定命居易俟之可耳決不敢以升沈利害計也惟明公察之

正誼堂文集卷六

鄞　董沛　孟如

傳

沈勤毅公傳

沈烜字再中一字午亭浙江鄞縣人生具二齒舉家駭甚識者曰此異相也他日必非凡品年十八以騎射補武生二十從軍隸浙帥麾下由哨司累擢千總安南盜寇內洋閩人蔡牽倚爲援勢張甚烜從浙帥屢勦之嘉慶八年戰定海徐公洋傷於胸血溢不止力疾自奮獲首功擢溫州中營守備九年戰盡山洋遇颶船壞浮水

面羅登他舟擢溫州左營遊擊會安南新易主恭事
中朝盡反前王之轍而敕境內毋藪盜盜聚於粵洋眾
至數萬廣督聞諸
朝求可以統水師者請選於鄰省部以閩浙諸將第其
名聞
仁宗知烜才朱圈其姓名命署廣東大鵬營參將烜抵
粵從瀏州總兵征石火烏從南澳總兵征郭婆帶每戰
輒陷陣粵兵素懦怯見而駭之烜警以軍法眾悚然懼
顧烜遇兵厚士偶傷親視湯藥多方治之陣亡者厚爲
之殮哭盡哀然後請卹一軍感悅擢春江協副將總督

百齡倚烜如左右手屆期當入
覲而以粵事亟奏留之烜謂總督曰兵强斯戰力亦不在多殺也盜豈有不惜命者畏我戰則我降耳今廣東水師遠遜浙兵盜所以無畏也爲將領者誠能嚴敕所部約束如子弟每臨陣躬赴敵以先之別募選鋒作其敢戰何患於不勝而亦何患於盜百齡首肯大治兵廣州以烜分統之十五年督新練兵出海道斬賊千計又用火攻沈其船盜駭曰粵兵固易與耳何戰之力也於是始懼而百齡亦嚴守關隘杜內閒盜無所獲鄭乙妻以萬餘人林阿發以三千人皆敂關降獻大小艘四百

艘銃礮甲仗數萬計

詔嘉百齡首功予世襲輕車都尉烜次之

賞戴花翎及四喜玉搬指鼻煙壺等物調海口協十六

年百齡督兩江奏以烜自隨

命鎮蘇松十八年

陛見

仁宗問往日出兵曾受傷乎烜以受傷對

命解衣審視其處問已愈乎對曰愈矣

上親撫摩之蓋異數也時孚文成反滑縣直隸山東同

時告警

上諭烜江南疆域錯齊豫雖係水師亦應統兵赴徐州助百齡守境毋使一賊逸入烜遵旨馳赴淮北以一軍屯馬頁集賊不敢犯十九年正月凱旋九月丁內憂二十一年除服入都面奉諭旨向在廣東著有勞績即授陽江鎮總兵二十三年擢廣東提督粤濱於海汊港多諸巨寇雖就撫而一二小醜出沒無定所烜嚴檄管內分路勦之將吏以俘馘上者無虛月一二年中內外晏如而烜亦老矣道光二年引年乞休宣宗允之旋由粤入

覲命謁
昌陵在籍支全俸炟還里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六遺表
聞
予祭葬如例
賜謚勤毅長子承恩以一品廕生知雲南陸涼州
彭文敬公傳
彭蘊章字琮達一字詠莪江蘇長洲人兵部尙書啟豐
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選值軍機道光十五年成進
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累擢通政司副使始以
班大九卿不入值在樞垣者十二年明習掌故勤能稱

職二十五年擢宗人府丞明年督福建學政所至崇文
教厚風俗士奮於業至今感頌修考亭書院建朱子墓
堂拔其後人爲貢生李延平羅豫章蔡九峰眞西山諸
儒之裔皆加甄錄在閩三年歷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還都兼署刑部咸豐初南北軍興
文宗知蘊章才命領機務洊擢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六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八年十月晉武英殿大
學士方是時羣寇蝟起虐焰徧天下海西夷船屢犯畿
東軍事奏報朝夕塡委蘊章殫竭智慮恆丙夜入對寢
不解衣鬚髮爲白其議設皖南歸德二鎭議守天津北

塘皆碩畫也胡林翼曾國藩等建議東征時有前御史蘊
章稗贊
廟謨顯力倚任卒成大功怡王載垣鄭王端華大學士
肅順等專恣作威興鈔票科場諸大獄中傷朝士蘊章
婉辭調護開悟
上心雖以正議爲奸黨所忌不安於位而
上終眷顧不衰
車駕北巡蘊章已以疾在告上疏挽留不能得猶復陳
時務六事疾少間趨赴
行在固請回京

上深鑒之

命署兵部尚書

穆宗登極復

命兼署左都御史蘊章疾復作同治元年五月具摺乞

休

詔允之十一月卒年七十有一遺疏

聞

賜卹如例予謚文敬蘊章原本家學誦法洛閩爲朝野

推重入內閣不由翰林異數也膺殿廷考校之任凡二

十四咸豐六年充會試考官得士稱盛拜

御書畫及倘方珍異不可勝紀所著詩集二十六卷文集十二卷續文集四卷讀書記四卷並行於世

臨江知府邛公傳

邛學勧字至山一字東河鄞縣人乾隆二十一年舉於鄉以教諭銜管松陽訓導

高宗純皇帝修四庫全書博訪遺籍浙中亦設書局擇教職之學問淵雅者爲纂修學勧與焉督學李友棠以俸滿才優薦擢知縣知廣東保昌保昌胥王某號滿城虎學勧廉得之立置重典百姓慶於路曰吾邑人自此安枕矣南雄山磽土瘠豬澤甚少稍旱卽病涸學勧更

從上游別開楊子石新渠民賴以濟調繁海陽保昌父老攀轅而留者數千人旣不得請則焚香送至百里外建生祠於府學側以報之海陽習俗强悍動輒械鬬學勅隨事曉諭鬬風漸息潮有圩圍爲海陽饒平兩邑田廬之障學勅下車時淫雨爲災決隄數十丈民幾淹沒即捐俸興築每日親詣相度常格外厚加賞勞以是兩邑同日興工而海陽獨先告竣重修韓山書院以祀昌黎清義田之侵匿者收其租入爲延師課士費以考績一等奏擢南澳同知南澳孤懸海外周廣百餘里內有四澳奸宄潛跡學勅嚴保甲講鄉約恩信大行臺灣民

林爽文戕官爲變勢猖獗南澳止隔一洋學飭防護維
謹民無被其煽惑者鎮兵糧餉向資臺灣接濟及爽文
叛米不能過洋學飭設策購運兵民俱安五十五年春
護送暹羅國貢使入京奉
旨以知府用旋擢直隷正定知府五十七年
純皇帝巡幸五臺赴行宮請
安奏對良久迴
鑾至隆興寺行宮又
召見之賜表裏佩囊時總督梁肯堂面奉
聖訓那學飭人甚明白汝當好爲教導將來是汝一幫

手也其年秋兼護清河道以屬邑行唐縣失火部議降
調
恩旨仍以知府用六十年補江西臨江府逾年乞休歸
里數月卒

旌孝蔣君傳

君姓蔣氏名清標字楚材一字南香長洲縣人也天性
肫篤事母孫淑人備極孝養母病刲臂以進遂獲瘳有
弟別籍不善治生割己財之半歸之數年蕩罄舉責絫
絫君代償其逋而益畀以多金延師課從子共諸兒學
皆卓犖有聲君繩準母教好義急公吳中大水約諸同

志孳泉質貧戶牛爲犢角三千六百授之券而芻牧之水退令原直贖不責以息歷主育嬰普濟廣仁三善堂剔奸弊戒妄費復崇海沙田歲入益裕用乃不匱設粟門外義阡暨造杠浚河之舉解橐從事不可勝紀江淮亂流民相屬於道君爲粥食餓者全活甚衆或譽之輒遜謝曰某無知惟奉母氏遺訓不敢失墜耳由是稱君者益翕然賢孫淑人君援例授同知需次浙江以團練功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咸豐庚申卒於上海年四十有三京僚疏君刲臂事請以孝行旌

詔可配吳氏封淑人側室楊氏子三鳳翔鳳藻鳳恩鳳藻官福建知府光緒戊寅以事來江西屬沛爲其先人傳嗚呼仁民愛物皆自親親中來也觀君之行不愧爲孝子矣

二弈人傳

鄞有善弈者曰鄭起鳳少讀書以弈譜置卷下伺其師出審諦之師突入怒而訴起鳳卒不改弱冠揣摩成布局下子俱有法江南李步青者成親王之上客也寓京十年弈無對慕起鳳名南遊甬上攜楸枰登天封塔坐而角焉觀者緣梯上下絡繹不絕步青竭其術欲以屈

起鳳而不能也比十日一局始終而兩人皆病矣起鳳性落拓與人弈人多輸之金輒以樗蒲盡之或請其業委曲以告無悋情弟子徧鄉縣其高者有五虎六豹之目稱其本師皆曰過百齡李元勋無愧色也後數十年而有袁世滋者亦以善弈聞

袁世滋字菊洲世居東錢湖上方七歲父與客弈蹲於案而觀之客沈吟輒指其道父以是負怒撲之墮於下忍痛不啼少頃則又蹲矣稍長讀書城中起鳳有弟子劉姓者設局城隍廟世滋往觀之劉問曰孺子亦善弈乎對曰何善也願學焉爾劉强之弈始頗易之既而敗

復之又敗劉大鶩盡邀其故友所謂五虎六豹者而迭對之則皆敗衆駭異使之年纔十二也以是名大起閩人董文琪號國手聞世滋之善弈也來鄞而與之弈世滋稍遜之七日夜不倦業遂進盡與文琪敵矣嘗客杭州登吳山觀音閣偶與一人弈弈者叩其姓詭曰方比十數下弈者歛棊曰吾審子音固疑之覩子貌又疑之子必鄞縣袁小廝也而奈何諱袁爲方耶世滋面瘦削微有豆斑一時能弈者皆呼爲袁小廝云

董子曰弈小數也而精之者亦不易覯也起鳳善學古一一具成法故晚年技益精世滋以新意出奇巧無譜

無師承沈思而後得之其爲文亦然試於有司輒不利鬱鬱多病三十蚤衰而弈亦退矣嗚呼徒思之不如學也獨弈也乎哉

余君春源家傳

君諱鴻潮字春源浙之鎮海縣人也先世籍鄞系出明大學士文敏公遷居以後隱德不耀君生甫四歲父客於外絕音問大父又病足不良於行賴母夫人撐拄門戶以紡績佐生計無何得父書略有所寄君始具修脯就塾讀書年十三棄之學賈先之吳次之燕招聚工人勤習操作雞初鳴即起夜分乃息業日益盛逾年寄五

十金於家。越數年再寄千金。時父已歸里。宗郇戚族皆曰。余氏有子矣。未幾父歿。君聞訃奔喪。哀毁骨立。見者哀之。既除服。挾貲之金陵。分肆蘇州。又之晉之秦。歷齊趙韓魏諸境。足跡半天下。廉三貪五。億則屢中。緡符穀冊。歲以增羨。雖閒遭寇難。時有所失。而君夷然處之。不以爲訢戚也。性伉爽。見義勇爲。如赴飢溺。好從士大夫遊。噓枯振乏。靡有吝色。士大夫亦樂就之。久客都下。公卿貴人及東南計偕之士。無不知鎭海余君者。同里某太守任永平。貸君重貲。及解組。不名一錢。擬破產償宿逋。君知其廉也。立焚其券。仁和某生挈家投戚友。既不

遇傍徨旅次無所歸君惻然憫之攜之京邸延譽於巨家俾得館穀以資衣食比歿經紀其喪且卹其妻子甯波人應禮部試向惟鄞慈有試館而鎮海無之謝鞠堂工部盛莕舟吏部倡議營建商之於君君首出金爲諸紳勸監視工匠以成其役夏子松侍郎修全浙試館亦就君謀君復力任之文敏祠在南湖將頹圮矣鄞之支下以爲請君又重新之吾郡商船歲浮海至燕齊一船二十餘人閒有死溺者君與費君水初等創同濟會周其家凡十年乃止舟人皆感泣他善舉多類此者君始援例以從九品需次安徽累擢兩淮運判加提舉銜晉

階授中憲大夫陝撫張公知君才欲奏調之而君方爲
先人營葬地不能赴也家居三年以光緒辛巳某月十
九日卒年六十有八配王氏羅氏俱封恭人側室段氏
荆氏子二人長德潤國子監生次燦光緒乙亥舉人內
閣中書候選同知女五人皆適名族孫三人孫女三人
君少以家貧不竟於學而終身好書嘗輯儒先格言屬
趙粹甫廷尉書以勒石摩搨數萬本遠至朝鮮亦有來
購者燦甫解字義卽延名師課之吾友毛伯瑊廣文曹
珊泉編修咸館其家故燦雅負文譽盛年登第咸以爲
君積善之報蓋方熾而未艾云

贊曰、余以戊辰入都、始識君於盛吏部座上、時猶未訂交也、丙子、余出禮闈、君訪余、且招飲、幷約及門盧寶輝陳琴圃兩孝廉同登天橋酒樓、暢敘生平、傾吐肝膈、至夜分乃散、自是始訂車笠之好、明年、余奉檄出都、將有江右之行、君一餞於旗亭、再餞於陳刑部寓舍、惓惓離別時、露顏色、豈謂河梁分手、遽作古人耶、壬辰八月、燦以事略乞爲家傳、距君之歿、歲星已一周、殊不勝宿草之感矣

陳君雲屛家傳

君姓陳氏、諱覸、字允平、一字雲屛、鄞人也、性警敏、有幹

材年十四五即之甬東習計然策其始就市列爲計友

繼乃朋合資躬主其事廉三貪五億則屢中殖產萬計

邑之東稱巨家焉郡濱大海多斥鹵戶繁而田狹歲入

之穀不能支半藏賴川楚之粟浮江自浙西來渡浙渡

曹娥舟以三易煩費日重君倡海運之說請於大吏寬

舊禁俾自蛟門而抵揚鎭一帆可達咸稱便利自後歲

即不登道路無餓者辛壬之交粤寇踞甯波海道梗郡

憂匱糧賊病之或獻議於其酋曰鄞有陳某者米商之

巨擘也必招之來則諸賈皆集不患無米矣賊迫君往

將授以僞官君力拒之亦不爲設一策賊不能强也君

生平見義必爲履正急公未嘗少吝待宗鄰戚好量其材質而振業之戚有成立宅心寛厚有以非禮干之者未嘗校也營先人葬地旁有古冢葬師欲遷之君不可培其土而俾子孫歲祭焉別構新宅忌者於側造神廟以礙行路而請君輸緡君亦欣然與之內行肫篤事母甚孝月必一歸省伯兄析閱多積逋君以己資償之不令母氏知也創宗祠修譜牒具有條理鄉里稱君長者翕然無異詞云光緒乙酉正月十有九日卒年七十有四葬梅湖小陡壘之原以子兆熊貲銜贈中憲大夫君少習賈而雅好讀書禮聘英俊教其子孫孫三人兩者

舉賢書、君可以自慰矣卒之七年其族方修譜以行述來請爲傳、余與君雅故、乃撮其大者書之、

贊曰、鄉舉里選之法、盛於成周、凡具六行者、咸得登進於朝、自漢以來、雖尙文藝而若孝弟力田諸科、猶以實行舉焉沿及趙宋、八行之徵如吾鄞陳、柔史詔咸預其選、二家皆望族也重圭疊組科第代嬗其流澤長矣君之篤行、奚愧古人今其孫兩膺鄉舉、先爲之倡異時門闌之慶當與陳史相熄、其可劵已敘君之事、願爲陳氏子孫勉之、

蔡君敬齋家傳

君諱象引字德興敬齋其號也其先自宋遷鄞爲東鄉巨族君少事耕稼克勤克儉以振基構奉其父德菴君承順意旨毋敢稍拂嘗曰順親爲大古之教也吾雖不卒業於書而少習聞之何可忘耶以是德菴君樂君之養暨其配陶孺人優游享高年踰八十而歿鄉里羨之道光辛丑英吉利陷郡諸村閉糴無許以粒米越界而蔡族多貧待哺者衆君慨然曰擾攘之際強者穪奪餓而守者皆良民耳況吾祖宗之所推而忍異視乎乃與族之賢者籍貧戶數百家戶給穀二石不責其償或願出資則減直售之壬寅秋東錢湖隄決水高五六尺晚

禾盡沒君約族人量產之多寡各出藏粟以贍貧宗大者日八合幼者六合五日一給亡慮數百斛眾賴以生頌君之德咸翕然無異辭蔡氏舊有祠前明萬歷中秀夫府君所建也祠旁有田爲秀夫府君祀產道光丙午宗人議擴祠欲以他田易之或難之事將寢君曉之曰先公圭田固非子孫所宜易然祠址無多背此焉拓之不易則廢何以安列祖乎且宗祠爲先公所創以先公之田益之於祠猶先公志也何難爲眾皆悅書押易田而祠宇以大其年工竣祠後楹猶泥礫君出己財採石砌之同產四人昆季皆中落時周其乏有以田宅鬻入

者復出己財贖之配陳孺人生四子課以耕讀咸有成立君晚年爲諸子朋籍委家政優游里閈日飲酒數升以遣歲月諸子事君亦盡孝均無愧家法云道光庚戌四月十四日卒年七十有五

贊曰君世居中塘河距吾家十里其家風醇樸蓋習聞之而未知能好施也君孫丕紘以家狀來丐爲傳乃悉君之本末焉嗚呼銖積寸絫之資出於一手一足之烈則或惜之而或秘之庸俗所以稱儉嗇也觀君之行其亦可慨然哉

張君耐菴家傳

君姓張氏諱瓛堂譜諱傳孝字可治別號耐菴鄞之城西里人也張氏在宋淯熙間有諱原一者居鄞之槎湖其十三世孫諱聲聞由槎湖徙居城內瑯琊橋四傳爲君先德贈奉政大夫景福公公有子七人君其次也兄傳忠早卒君因棄舉業佐贈公生產措拄家計咸豐八年贈公棄養時季弟傳木傳均傳勳猶未完娶母酈太宜人深以爲憂君益刻苦自礪一絲半粟出入不苟行之有年家無缺乏諸弟亦以次授室並有執業太宜人意安之是時食指既繁長幼一聽於君內外無閒言傳忠卒時未娶贈公以禮無爲殤後之文遂不爲立嗣君

既葬贈公以兄附葬其旁歲時則附祀之粵匪之陷郡君先期奉太宜人挈諸弟避居山中復身入危城理舊業如故比寇退竟得無恙家業亦更有起色後數年號稱饒足乃出貲置田爲曾祖祀產施棺櫝修崩墓卹孤矜寡牽鳩合白金捌立義集斬於無廢後遷居城西城西屋舍比櫛偶失火則延燒數十家君至謀於長老捌麗安局構水龍募勇夫爲備有警則率眾親往輒撲滅之火患幾熄先賢王伯厚祠燬於火君爲重建之由是知名士大夫中初君曾祖墓傍有隙地族人或謀葬其父子姓羣起而撓之將涉訟君告於太宜人竟斥己產

與之傳得改葬事乃疑槎溯有宗祠自其先大司馬東沙公定議祀始祖至四世祖其後不得入君方謀建支祠以妥歷代之靈將舉事矣尋卒遂不果聞者惜之時光緒乙亥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於道光壬辰十月二十三日年四十有四咸同閒君以輸餉功由太學生授布政司理問銜配同縣周氏封安人子二長其光次其賢出後君弟傳水女三皆適名族孫一人

嚴贈君笠舫小傳

嚴恒字立方號笠舫父孝徵爲越人高氏司會計不苟絲粟杭人金氏知其賢徵之曰苟就我當日致五金時

孝徵歲入僅六十緡耳顧以主賓誼篤辭不往亦不令高氏知也他日高聞之授鹽竈一所以酬其義恆少穎悟讀書倍常童稍長承父業習禺筴計益起其家性耽詩與諸名士相唱和所著曰聽月樓稿學士鍾駿聲錄其尤者入詩話中又工繪事畫蘆雁得邊壽民遺法道光辛丑英吉利犯浙恆與諸鄉老募勇巡海村落宴然參贊文蔚奬以冠帶與弟益同處終身和藹無閒宗鄉交稱之卒年五十九以子信厚貴贈榮祿大夫

金八姑傳

金八姑名玉容字星月鄞人貢生金渭之女而同里黃

德源之妻也德源能畫善吹簫以豪俠聞鄉里游手之徒坐食其家者甚眾八姑既歸勸德源謝遣之無賴輩絕跡皆大憤會德源客蘇州累月未歸遂造作蜚語以告德源妄引其奴及甥女為證德源惑之遽返誣八姑曰汝母疾盍歸省乎八姑悤悤辭去未抵家而離婚書至矣渭訟之官久乃解八姑雖復歸而德源已別娶馮氏不以人齒八姑閉諸室飲食皆自竇進八姑憂悶乘閒歸復訟之德源以巨金賄縣令令責渭庇女并其子玉仙俱羈管且逮八姑八姑泣曰惟妾之故而波及父兄何以生為且此皎皎之軀亦不可令千目覩也晨妝

則毋託言至招寶山祈鐵神廟至則投水死有子曰金生迎尸而歸鄉人哀之

劉氏三節婦傳

節婦樓氏鄞縣人九品銜劉尚寅繼室也尚寅饒於貲樓既歸佐其夫理家政內外斬斬撫前室遺女六鞠育如一生子嘉禾甫八齡而尚寅歿樓年三十劉氏故自上虞遷鄞越尚寅之代僅三傳姻黨稀少而期功之親閒有敗類挾宿怨以窺遺產月必詬爭三五次樓氏苦心支拄以一婦人調停其閒血盡淚枯家幾蹶而中振嘉禾稍長敗類乘隙毒以酖不死墮之樓又不死謀伺

其出而擠之江或以告樓氏涕泣訴於縣縣令杖懲之事乃解既長爲之娶周氏生子女三續娶盧氏州同知雲詔女生子女六而嘉禾又歿盧年二十九方是時樓氏七十七歲猶在堂嘉禾諸子長谷暘雖已娶次晉祥若諸女輩俱未成立季曰晉祚生僅六月也盧奉姑以孝畜諸子以慈俯仰盡禮視前室孤尤過所生婚嫁稱㬎一不累邁姑心每痛夫輒自暗泣恐樓氏聞之動其思子悲也以故樓氏得臻大耋歿之時已九十歲谷暘少爲祖母所撫居喪過哀旋以毀卒距樓氏喪期僅百日前娶連氏顧氏俱無出續娶林氏理問銜萬程女時

年三十遺子女四人完節葆貞一視其姑與祖姑家法云道光二十九年胥祥兄弟爲樓氏盧氏請旌得
旨俞允繼又念嫂氏之節亦不可沒也續爲之請而表諸坊人歎爲一門三節焉

孫烈婦傳

烈婦郭氏鄞縣人杭州教授乾之曾孫女也乾以名進士稱人師從學甚衆罷官即居於杭至其孫拱濂始還鄞烈婦少失恃事拱濂盡孝家貧兄未娶主父家內政具有條理年二十四歸孫熙安不一載賊陷郡城入其家見烈婦豔之欲牽以去烈婦不能脫紿謂賊曰吾餓

守於此從汝得溫飽甚善願當少寬我俾得檢拾奩物賊曰吾館中何物不有乃需汝故奩乎烈婦曰他物無膚計如膝蔽睡鞋非常服不適體也賊以其語狎心甚安縱之入內久不出賊徧搜之而烈婦已自後門投河死矣時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也賊黨多江南人而烈婦少長杭州以吳音相告語賊信之故能從容盡節云

二孝婦傳

孝婦蔡氏鄞人何信道之妻也年十二爲養媳姑邱氏遘罷癃之疾不能起蔡日侍牀側朝夕弗懈始笄成婚

信道業操舟居家時少蔡以弱女子主飪爨縫織之事家境寒苦一手綜理內外井井姑臥牀者十八年扶溺拭穢體貼周至每盛夏大暑姑命之納涼對曰媳婦不畏熱也夜爲姑揮扇往往達旦俟姑晨餐後俯於几假寐片時夫患足瘍醫皆言不可治蔡祕其語不以聞於姑夫痛劇而暈蔡方在夫所聞姑喚聲忍淚趨入姑將溺抱以如廁迨其安寢然後視夫每憂夫疾恆闇中出涕惟恐姑之知也其後信道不藥而愈人以爲孝感同治二年姑歿哀毀盡禮七年二月鄰家火將及其屋衆譁曰此孝婦家而亦燼邪火自其旁出延燒他家而孝

婦屋獨無恙明年卒年三十七又明年以孝旌同時有朱氏者陳恭煦妻也恭煦賈蘇州母金氏年老臥病轉側需人朱謹事之一夜常十起或六七起不解帶而寢者十有六年人譽其孝則曰孝何敢言吾惟順吾姑而已吾家貧不能爲姑具珍藥而更稍拂其意忍乎咸豐二年恭煦歿於外櫬至家朱迎哭之姑亦哭於房强自力倚杖起朱聞趨視姑已搖搖不自主欲倒矣朱倉卒不及扶恐其顛而傷也急以身伏地俾姑撲已而後徐起之六年金氏亦歿朱痛之自始死至卒哭每號泣作孺子聲聞者惻然朱年二十九喪夫撫二子成立與其

娣蔡氏並以節旌

葛節母徐孺人傳

孺人徐氏鄞縣人父桂林嘗千總銜以義行旌兄中書時棟刑部主事時樑並以品學負鄉國重望徐幼禀家教恭儉知禮年二十歸慈谿諸生葛蕃爲繼妻事姑盧氏克盡婦道生二子一女蕃遽卒徐年二十八撫孤成立教養兼至長子殤繩次子祥熊益不事姑息旣受書聞師長訓戒則有霽色或聞獎譽則有憂色以是祥熊奮於學文譽翔甚有諸舅風徐處家庭中能識大體以至誠化嫌怨人無閒言持家日蚤起同女傭操作每事

身先之遇祀日暨朔望令節起尤虔焚香供茗飲祭饌必潔槃盂杯箸之屬躬自浣滌不假它手姑若夫之忌流涕被面終身不衰嚴課僕媪咸循循執業毋敢譁笑而秉性慈惠恩卹周摯貧者資給之病者醫藥之老且死者衣棺之待宗卿寒素尤有恩紀里婦入室以困乏告必求其言之盡歿之時有老婦十餘人白衣拜喪次哭泣而去蓋其感人者深矣徐自嫠居不聽樂不出堂不服諸色衣坐臥之室二十年不啟窗櫺見諸從子及諸甥亦命祥熊侍於側此外姻戚雖子婦之兄弟歲時來謁亦未嘗見其面也律己貞肅僉以為不可及云同

治七年卒年四十七越三年

詔旌其門祥熊成光緒十六年進士述其母言行爲節

慈遺範一卷行於世

贊曰春秋以降后夫人咸有諡法而臣下之妻無之晉

虞潭之母孫夫人始諡曰定虞氏世居鳴鶴塲於今爲

慈谿北境史傳雖繫籍餘姚而其實句章人也然則臣

下之妻之諡蓋莫先於吾郡矣私諡則如黃文潔萬貞

文諸先生吾郡恆有之而婦人不多見惟全謝山先生

之母蔣夫人諡曰慈懿耳今蔣母之賢無愧於蔣而祥

熊之學精進不已殆足繼謝山之傳九宗三黨請以貞

懿諡徐夫人余亦以爲宜也爰敘其略入之慈谿志而
識數語於後以當諡議云、

正誼堂文集卷七